

残阳血 著



天罗神掌

# 天罗袪

残阳血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(陕) 新登字 012 号

责任编辑: 薛 放

封面设计: 康怀宇

## 天 罗 神 掌

何尊周 残阳血 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)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轻工厅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29.5 印张 590 千字

1993 年 2 月第 1 版 199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—10000

ISBN 7-5418-0737-0/G.165

定 价: 13.90 元

小芸柳眉一皱似是在想什么，但她几次开口，又把到了唇边的话吞回去了。

叶慧频何等聪明，知她要问霄儿的事，可是她和小芸一样心病，也不愿当面说明。

小芸终于忍不住问道：“频姐，你说他死了没有？”

叶慧频故作不解的问：“他是谁呀？”

“唉！坏小子霄儿嘛！”

“在江心洲时你跟我说过，说霄儿有救，因为‘慧眼神丐’邛陵保证过！”

“可是‘慧眼神丐’邛陵为何不辞而别呢？”

“‘慧眼神丐’邛陵这等武林奇士，不辞而别，不算稀罕。”

“这样说霄儿还未死？”

“但我希望他死了好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他打伤了娘，见了他能不替娘出口气吗？你怎样？”

“我……我非杀他不可。”

“你是替岳大侠报仇了？”

“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，这也是我忍心离开娘找霄儿的原因。”

“听说霄儿得了‘天罗神掌’本事大极了，芸妹，你打不过他。”

“打不过他就自杀！”

“犯得着吗？”

“这样可使他一辈子难过！”小芸话音一顿，掉头过去，偷偷把眼泪擦掉。

“难过？”叶慧频一琢磨字眼，心说：“冲着这两个字，她仍是爱霄儿的，唉……”

她不由望了眼小芸，小芸美眸里泪光仍在，她也不觉得眼角一酸，急忙将头低了下来。

此刻太阳已经爬上了对面山峰！

雾气尽消，金虹点翠，一条清澈见底的小山溪，泛着金色的波纹，顺着山脚潺潺流动。

那水声汨汨地，似是代表着二女的心声，两人好久没有说话了。

霄儿以手掩口，不然，他就会哭出声来，幼稚的他，不解女儿家心意，认为叶慧频姐姐，岳婉芸妹妹，真的恨他欲死呢？

其实，他二人各斗机锋，小心眼里却在观察对方的反映，看看对霄儿有情，还是无情？

二人什么事情都可以忍让，唯独这个“情”字，真是眼睛里揉不进一粒沙子了。

霄儿心里叹道：“不要傻了，快回棋盘谷吧！”

他已对追寻“浑天毒鸠”廖仓等人，放弃了希望。

忽然，一阵呼啸之音过后，只见数十名蒙面大汉，身法诡速的已将野茶林围了个水泄不通，霄儿先把身子隐藏好，暗道：“这干人不像‘浑天毒鸠’廖仓方面的，敢是来找频姐和芸妹麻烦吗？”

一念未已，一大汉断声喝道：“识趣些，姓叶的丫头走开，大爷们要捉小芸！”

霄儿双拳一紧电忖道：“原来歹徒们是专门对付小芸的。”

叶慧频急向小芸说道：“你武功平常，由我对付他们，可千万别出手呀，免得误事！”

小芸点点头，随手也将宝剑抽出。

叶慧频一掠青丝，娇声喝道：“藏头露尾的贼徒，看本姑娘的厉害。”

美妙的身躯，划起一条绿色的彩线，宝剑交予右手，凌空疾扑，一出招就是“雷电十三式”的最后两记“四面楚歌”“八面风雨。”

那干蒙面歹徒似是晓得叶慧频剑法厉害，未等银光波雨洒到，各自疾身暴退！

叶慧频自母亲逼婚，‘心上人’生死不明，一反女儿家的娇柔本性，她要向贼徒们出气，她籍歹徒们之鲜血，洗尽满腔幽怨！

是以奇招迭出，尽是以快打快的招数。

十数名蒙面壮汉联手同攻，也非等闲，掌风滚滚如涛，声势轰天震地，端的惊人。

叶慧频自恃家学渊源，未放眼内，几招抢攻，已操战机，但急刻里也难将歹徒们杀以泄恨！

这时众大汉一路游斗，且战且走，似非真的与叶慧频以命相搏。

叶慧频杀机已起，晃动剑虹，紧随不舍，眨眼间离开野茶林百丈之外了。

这当口，陷蔽在茶林的别一角，赫的，又有两名蒙面大汉幽灵也似暴身而起。

无疑，这是歹徒们阴谋对付小芸的诡计了。

霄儿看到这里，心中已然雪亮，但他不无震惊，小芸

天真无邪，何来这么多的仇人？

他暗将真力贯於‘天罗神掌’心里骂道：“兔崽子，哼！敢伤小芸妹妹，别想活了！”

二大汉作梦也料不到‘螳螂捕蝉’还有‘黄雀在后’，他俩与小芸一着面，便齐声喝道：“大爷们杀人杀在明处，谁叫你得罪了俺们主人呢？”左攻右进，一抖练子枪，一亮流星锤，同时出手，招式绝辣，劲道十足。

小芸银牙一挫，骂道：“拼了！”一挽剑花，一式‘柳暗花明’有虚有实，轻灵俐落。

两大汉能运用外门兵器，显见内家火候极够份量，是以见小芸剑若游龙扫来，不避反迎，练子鞭搭上了小芸宝剑，另一名大汉‘嘿’的一声流星锤振腕疾抖，一个大的‘铁球’已然迎及小芸的面门。

若以小芸当下功力，虽说逊于二寇，真要一两招内，却也奈何她不得，可见敌人这种以多为胜，以重兵刃欺轻兵刃的打法，小芸却有招无法了。

如果以‘卸’字廖诀宝剑，则迎面点来的流星锤就无法躲过了，相反的避过流星锤，势必练子枪跟身进招，胸口不穿个洞才怪！

人在自命必死之时，方见真心，她美眸一闭，惨呼到：“霄儿，再也见不到你了！”

她字字真情，语语血泪，可惜被霄儿的一声长啸遮盖了，因而她的话音没有使怒发冲冠赶来救小芸的霄儿听到。

此刻的霄儿，恨死了蒙面客，“天罗神掌”光影一现，一排风墙风壁，立将一名大汉格毙，另一名大汉也落得口

血如喷，奄奄一息！

跟着他劲影似箭，已然立在那名未死大汉身前了。

小芸地下一跪道：“谢谢伯伯救命了！”

霄儿一愕间，这才想起脸上戴有面具，小芸将自己当成“浑天毒鸠”廖仓了。

他百感交集，又不便说明身份，脑子飞快一转，改变声音道：“请起来，待我处置过歹徒，再说吧！”

小芸磕了个头，站起来说道：“伯伯，不要再杀人了，杀人没有好报的。”

霄儿心里一惨，思忖道：“芸妹妹真是世上第一大好人了，蒙面大汉想害她，她反而替歹徒求情！”不由叹了口气道：“姑……姑娘，就依你吧！”

霄儿想到两日来杀人无数，良心遣责，压低声音喝道：“放你容易，可得将主使人说出。”

小芸“嗯”的一声笑道：“对了，伯伯真够聪明，这话问的太应该了。”

大汉目光犹豫，似有顾虑之处，霄儿又逼问数遍，他依然一语不发。

他不由震怒，“天罗神掌”在大汉膝盖上一捏，那名大汉惨叫一声，冷汗隔着面罩，沿着脖子直流下来。

霄儿冷喝道：“快说，是何人指使？”手一松，劲道仍在。

蒙面大汉颤声道：“我的爹……不要用力气，我……我……”

“说”字未出口，一点寒星疾射口中，蒙面大汉连呼痛的份儿也没有，到阴曹地府报到了。



霄儿电射而起，只见一条人影 I \* \* 他想追，却担心再有埋伏，无法照顾小芸，略一踌躇，只好返身落手原处。

小芸迎上道：“伯伯，他们好狠，这是杀人灭口嘛！”

霄儿点点头，逼着嗓门道：“人心险恶，世道崎岖，尔后姑娘单独行动，可要多加小心了！”

小芸投以感激的眼光道：“谢谢伯伯了，您的大名？”

霄儿微的一怔，只好将错就错道：“老朽一向行走江湖，不用名号的！”

小芸天真地道：“我明白啦，凡是有本事的人，大半用名字的。呀！”她突然娇喊一声，急道：“不好了，咱的频姐姐还未回来呢？”

霄儿虽也心里着急，却装作不懂的道：“频姐是谁？”

“她追很多很多的蒙面大汉去了！”

“那太危险了！”

“所以求伯伯快救她。”

“那么我们就赶快去。”

“你的本事高，最好背着人家，才来得及啊！”

小芸话音一顿，娇然一笑，粉脸跟着红了。

她的脸红并非因什么“男女授受不亲！”的古训？而是麻烦“老人家”不好意思。

霄儿见她那娇憨模样，一时忘记了当下仍是扮装，忘情的握住小芸的一双纤手。

他出神的望着她！

她也诧异地回眸相向！

数月未见的芸妹，人长高了，也越发显得标致了，一

双柔若无骨的玉手，也较从前更滑嫩，更好看了。

他感叹造物主太捉弄人，如果没有歹徒从中破坏，此情此景，岂不大可重温下儿时旧梦？并肩携手，草茵为褥，仰观日出，伏察日落，何事不语，何情不诉！

他突然吻起小芸红润香腮了。

他又而抚摸着芸妹颈后的小伤疤——这是他一时糊涂亲口咬成的——小伤疤是他永生难忘，心里的负荷，也是小芸在未来情场逐鹿的唯一慰藉，和不败的法宝。

“伯伯，你……”小芸声音焦急的，她显然被霄儿的举动，有些意外而愕然。

霄儿闻声一愣，这才觉得举动失常了，他疾退数步，那片刻温暖，猛然使他神往，他怔怔的望着小芸，脸上发烧，胸头小鹿直跳，这是为了什么呀？

小芸突然噗嗤笑道：“原来伯伯喜欢我呀？太好了！”

霄儿感到无限羞涩，心说：“芸妹妹太天真了，自己也太失检点了。

小芸道：“该走了吧？”

霄儿地下一蹲，小芸伏在身上，他二话不说，长身而去。

小芸陡觉耳边风起，树稍疾扑；惊声说道：“你这身轻功真的高明了！”

霄儿微哼了声，并未答话，其实，他不敢说话了，感情激动的他，犹恐嗓音不好，小芸听出破绽就糟了。

两人行了顿饭光景，不见叶慧频的下落，小芸在霄儿肩上一拍道：“不要追了，八成频姐将歹徒打跑了，她可能回家了。”说着柳腰一挫，跳落地下。

霄儿试探地问道：“你那频姐好怪，即使打跑了歹徒，也该回来告诉一下姑娘才合道理。”

小芸秀眉一皱道：“这话不错，也许她的架还未打完呢！”

霄儿心中一动道：“这儿山路崎岖，岔路又多，说不定摸错了方向。”

小芸耽心地道：“那我们得赶快再找找！”

霄儿唯恐叶慧频有失，登即背起小芸，跳起‘烟云飘渺’步，又然向另一岔路上疾驰。

逐渐，太阳已经偏西了，依然是芳踪飘渺，两人停立山林道，反倒一时无言，两人心里蒙上一层阴影，频姐千万别遭了意外吧！

那里知道，在两人追叶慧频进入岔道时，叶慧频已然将蒙面大汉击败逃走！

其实，蒙面大汉在诱敌，压根儿就没有抱着跟她交手打算！

于是叶慧频转回了野茶林中了，却见林中地上躺了两名蒙面大汉尸体，小芸不知去了那里。

她芳心飞快一转，一时花容失色，她早在追杀蒙面大汉时已然明白了歹徒圈套，由而，她认定在她走后不久，第二批蒙面大汉前来袭击小芸，小芸被歹徒们追去，小芸将其中二人杀死了。

叶慧频想到此处，深感一时大意，害了小芸，她流着眼泪，无限伤心地走了——天涯海角，访寻霄儿，还有矮尺公伯伯……。

仅一步之差，野茶林内又来了十数名蒙面大汉。

这干大汉正是诱走叶慧频而复返来的歹徒，他等去而复返，仍然是找小芸，无疑，山路错综复杂，他等同样的摸错路了。

其中一名瘦小的大汉自言自语道：“幸亏张管家的当机立断，不然，王胜一旦被那‘老不死’的逼出口供，我邓云彪一切计划均成了泡影。”说罢望了望被暗箭射死的王胜尸体。

又一名大汉向着方才发话之人，拱手道：“邓少庄主，区区总耽心‘老不死’的是谁？据我张某人隐在林中观察，他那右掌所挟风暴，威力无穷，已为武林罕见，更奇怪的是掌心冒光。”

邓云彪噫声道：“掌中出手冒光，似是霄儿的‘天罗神掌’？”

张姓大汉道：“霄儿得了‘天罗神掌’之事小弟也有耳闻，可是他是个孩呀！”

“谁说不是”邓云彪沉吟地道：“如果我也跟来茶林，也许看出‘老不死’是谁了，张当家的，那老不死的长相如何？”

“六十左右，胖胖的脸，口角下垂……”

邓云彪急道：“他是否穿了件黄色麻衣？”

张姓大汉摇摇头道：“衣服像是年青人穿的。”

邓云彪心里说道：“难道是‘浑天毒鸠’廖仓吗？不可能，他一向穿黄麻衣的，再说，他没有理由救小芸的。”

天色逐渐黑沉了！

他的心情也跟着沉重下去。

春寒料峭！

夜风使人感到无限凉意!

邓云彪打了个寒颤，其实，他的冷应该说是由心里面冷，他自从‘慧眼神丐’邛陵由地窖不辞而别后，惶不宁日，虽说是‘慧眼神丐’邛陵顾虑对方，未为难他，可是作贼心虚，他总认为有一天他化装霄儿，杀死‘银鞭银掌’岳子清，以及企图非礼小芸的事会爆发。

是以他见到‘索魄姐娥’林霞君同小芸时，疑心生暗鬼，她母女那双眼光，宛似看穿了他的肺腑!

他本来对小芸仍有爱惜之意，这一来，他要杀人灭口，他杀小芸为的是太明白小芸心思了，因为小芸一日存在，她必得找霄儿，小芸既然对自己栽巫霄儿的事有了动摇，这双爱侣早晚势必重归于好，到了那时，自己的诡计很可能被揭穿!

是以他在表妹叶慧频出走后，也离开了江心洲。

他籍着姑父‘中原神剑’叶振川这块金字招牌，勾结起黑道人物，四下里寻找小芸母女，自然，他也不想留林霞君的活口。

果然找到了小芸，又意外的见到了叶慧频，于是他授计于色结的黑道人物，将叶慧频诱走，然后密置高手，再杀小芸，不料冥冥中已有安排，无巧不巧的来了个霄儿。

山之一角，正有一老人同一少女慢慢地行走着。

月亮已经升起了!

路途似乎也到达了终点!

这一老一少正是隐去本来面目的霄儿和小芸。

霄儿送小芸一程又一程，他显然担心还有歹徒在路上

等着小芸呢!

小芸在一条崎岖狭长的下山道上停下身说道：“伯伯，请放心好了，歹徒们不会再有了。”

霄儿暗思道：“已然走出四五十里，不应该再送她了，除非是……”几次开口，终于没有勇气将自己是谁说出。

小芸道：“伯伯，送人千里，终有一别，芸儿要告辞了!”

霄儿强把声音压低道：“但望芸姑娘早日回到令堂的身旁，江湖险诈，绝非你一个可以行走的。”

小芸见“霄儿”关切之情，溢于言表，感动地道：“按说我小芸应听伯伯的话，可是人家不死心呀!”

霄儿呐呐的问小芸：“姑娘有什么过不去的事?”

小芸哽咽地道：“因为有个叫霄儿的坏人杀了我爹。”

“霄儿?”霄儿心头一阵狂跳，幸亏戴有面罩，看不出表情，藉着一声干咳，掩饰了几乎哭出的声音，继续问道：“俺不问你与他因何成仇，只问你打得过他吗?”

他有了“天罗神掌”后，我差远了。”

“那你不是送死吗?”

“他不敢杀我!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他……”小芸说到伤心处，积压已久的情感骤然发泄了起来，伏在霄儿的身上，放声大哭不止。

霄儿也在流泪，只是他的泪却在那精工巧制的面罩内流不出来罢了。

半晌，小芸说道：“伯伯，说起来令人难过，不说好了，总之，我不杀他，就叫他杀我好了!”

女孩儿天性的自尊，使她没有说出真心话，如果她真能对假“浑天毒鸠”廖仓陈明，先找“慧眼神丐”邛陵探明霄儿是否被人冤枉，则霄儿会毫不考虑的和她见面了。

因而，一错再错，错中生错，这双偏受命运捉弄的小儿女，势必又几经“惊涛险浪”了。

终于，小芸在依依不舍中，洒泪而别了。

她的倩影消失了。

霄儿却颓然的坐在山坡上，一时间，天在旋转，地在旋转，他几乎晕厥过去。

不知经过多久，他才使杂乱的情绪归于安宁，当他情感已能由理智克服时，一个天大的问题霍然应念而生。

“不好！”他猛的一跃三丈，向着山坡电驰而去。

同时口中连连急呼：“小芸，小芸……”

霄儿一面高呼着小芸，一面疾行如飞！

他由子夜跑到清晨，又由清晨驰至晌午，但伊人已渺，只有面对着峭崖叠嶂，和那没有感情的阴霾天空，默默地流泪了！

他何以出尔反尔？

他为什么穷追小芸不舍呢？

敢情霄儿想起了天大的问题，正是由那付面罩而起！

“小芸必定认为自己是‘浑天毒鸠’廖仓了！”他想。

“日后一旦与真的‘浑天毒鸠’廖仓碰头，后果怎堪设想？”思念及此，霄儿捶胸顿足，近似疯狂的连喊道：“小芸必然把‘浑天毒鸠’廖仓当作恩人了！”

“小芸天真无邪，不要‘浑天毒鸠’廖仓问话，她就会躺在那魔头的怀里，一字不遗的说出。”

“‘浑天毒鸩’廖仓知道是怎回事了！”

“‘浑天毒鸩’廖仓老谋深算，也会推知我霄儿与小芸的关系了！”

“果然这样的话，‘浑天毒鸩’廖仓可挟制着小芸为所欲为，他可令我死，更可令我作伤天害理的事，他……”

霄儿自言至此，惨呼一声，拔腿起飞，只是云锁青峰，山道凄迷，那里还有小芸的影子。

他痛心疾首，沉吟良久，喃喃的道：“小芸，但愿不要碰到‘浑天毒鸩’廖仓。”

他再次起身，奔向了‘棋盘谷’的回程。

他沉重的脚步声，正如他的心声一样，宛似负了块千斤的重物！

他走着，走着，新的问题又来了！

他忽然由肋下取出鹿囊，打开之后，赫然入目者：有‘藏真洞’里女裸像珠冠上的‘千年犀角珠’还有在‘飞廉洞’内知机子神案前的‘崆峒令符’。

这两样东西是他出生入死得来的。

这两样东西曾使他经历了多少险恶，饱尝了人间多少辛酸。

他默默了良久，又将一粒光气十足的扇坠儿托在掌中，睹物思人，他想起坠儿赠扇坠的一幕！

他擦了擦模糊的泪痕，坠儿的清新面容，冷艳娇姿宛似在眼前在跃着。

急忙怔了怔神，叹道：“她固然有两次救命之恩，待我甚好，可是我有了小芸呀！”

十六岁的霄儿显然成熟许多，对男女间事，不像一年



前什么都不懂了。

又而望了望尹姥姥生前转赠的‘金剑环’。

‘金剑环’变相夺去了尹姥姥的命！

‘金剑环’乃是仇人‘中原神剑’叶振川之物，偏偏，叶慧频姐姐又是仇人之女。

他不禁惨然一叹，至性的人，如何叫他忘掉叶慧频的柔情似水呢？

最后，他取出了当下‘问题’之物，是一封没有姓名的白色信笺！

信笺是姓霍的‘棺中人’郑重嘱托的。

姓霍的‘棺中人’曾于丧心门主谷森的‘幽冥’宫中恳切交待：说是一月后方可打开！

而今算来是四个月了。

逾期三月，岂不误了有输血传功，有恩于己的‘棺中人’大事吗？

这也怪不得霄儿，他决料不到事态演变，会被秦愕制了穴道，活活的困了四月之久！

他自言自语的道：“霄儿呀，如果信内写的话要在三月之前完成，看你有何面目再见霍家大叔！”

急忙将信笺打开，不料笺内套笺，有个较小的信封在内，那小信封面上写的是：“设法访交‘银鞭银掌’岳子请暨‘索魄姐娥’林霞君兄嫂亲启……”“霍廷山”拜呈。”

霄儿看罢一愣，作梦也料不到这封信竟是交给岳家伯父伯母的，那‘棺中人’霍廷山在棺中十数寒暑，珍藏此书，绝不会率而给予不相干的人，可见他与岳伯父伯母关系非浅了。